

綱鑑會纂卷之三十五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南宋紀附金紀

光宗皇帝

諱惇孝宗第三子也初封恭王受禪在位五年壽四十四而崩○帝年四十而受禪遭此慘劇欲亟立其子而逆於其父及父之崩居喪不能執禮一日什地不久而絕

○庚戌紹熙元年

金章宗璟明昌元年○西遼天禧二十三年○夏乾祐二十年

春正月丙辰朔帝朝

壽皇於重華宮

○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劾奏譏議道學者○**鑑**光祖入對言曰近

世之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實為國家之禍

光祖字道祖
之議

本朝學術最爲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至紹聖元符之際

群兇得志絕滅綱常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

忠諫爲罪則去紹聖幾何哉今往往以推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以訐訕臣欲息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乞聖恩豁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

稅駕謂安宿

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涕泣何見之數

道學世
之君子
正士

君子以
義理為
勇

朱熹請
行經界
法

父光忽無措是年廷試舉人發州進士王介策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即
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士之名不可逐故設為此名一綱而去之聖
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為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為第三由是道
學之譏少沮

史臣斷曰君子以義理為勇以道德為威自王淮倡禁道學之名陳
賈公禁道學之說二十四年間敢言者光祖憤然上疏忠
誠激烈讀之凛凛猶有生氣斯道將晦而復明正義幾絕而復續苟
非以義理為勇以道德為威者呂克臻此

綱七月以留正為左丞相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

鑑十二月知漳州朱熹請行經界法從之

鑑辛亥二年金明昌二年○西遼天禧二二月行會元曆判太史局劉孝榮所造也

鑑冬十一月帝有疾不視朝初帝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宮

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上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
遂訴于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公車過即投藥萬一有不虞其奈
宗社何后心啣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爲太子壽皇不許后退持
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感之遂不朝壽皇后又以黃貴妃
有寵因帝祭太廟宿于齋宮后殺貴妃以暴疾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
大作黃壇燭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遂
不視朝政事多失於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
后怨愈深發明風雨之驟迅天地之震怒也黃壇之燭滅祖宗之譴告也光宗備此大變近在宮廷弗克詰責震懼增疾亦視
朝政何其愚哉人主視此則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矣此固綱目經世之大訓也

壬子三年

金明昌三年○西遼天祚十五年○夏乾祐二十二年

春三月帝疾瘳群臣請朝事

華官不果行。帝自有疾重華溫清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

傳旨而免既而帝神思寢清宰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為請者

甚眾至有扣頭引裾號泣而諫者帝開悟有翻然風駕之意既而不果

行都人始以為憂發明

光宗感妬婦之讒言乖父子之天性有疾不朝不得已也疾瘳不朝果何意乎由是內外有臣

令詞勸請既然開悟復為不行嗚呼光宗於私恩全之為有餘於公義聽之為不足何以模範天下哉

夏四月以丘密為四川制置使

初留正帥蜀慮吳氏

吳氏謂吳玠子孫

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

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密往密陛辭奏曰臣入蜀後

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

六月以陳騤同知樞密院事。騤疏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

宋

正議
吳氏

以帥密
為四川
制置使

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一息誅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容將帥于
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
精神昏賜予不節則財用竭皆切于時病

十一月日南至越六日帝始朝重華宮○**鑑**時群臣請帝朝重華宮

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人對從復規諫帝悟汝愚又屬秀王伯圭調護
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

大悅

史臣斷曰

光宗親壽皇子朝夕至於寢門外其當然也雖日三朝亦
當然也此乃何事而以書于冊乎誠以光宗制於李后

月踰時而一朝故史臣謹書
以見其事親之禮之不至也

癸丑四年

金明昌四年○西曆天祐一
十六年○夏乾元二十三年

春三月以葛邲為

兩宮之
情始通

晉臣知樞密院事陳騃叅知政事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汝愚固辭不

許

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亮才氣超邁善談兵議論風生下

陳亮志存經濟

筆數千言立就所交皆一時豪傑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

陳亮中興五論

退居婺州之永康婺州今金華府永康縣名益力學著書嘗閱視錢塘唱然歎曰城

興五論

可灌也蓋以其地下於西湖故也淳願中更名同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

駐驛之所孝宗赫然震動將擢用之曾覲聞而欲見焉亮耻之踰垣而

逃覲不悅大臣亦惡其言切直交沮之帝欲官亮亮笑曰吾欲為社稷

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

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客乎即渡江而歸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

孟子後

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

惟推下

推倒一
世智勇

開拓萬
古之心

陳亮著
處父子
之問

於抄忽校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功以涵養為正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
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
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蓋
指朱熹呂祖謙也至是策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
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蒞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
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
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為京邑之美觀哉帝得
其策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問御筆擢為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奉
序

史臣斷曰管子孟子之後醇儒因難其人然發明斯道有勇於世
之門者自漢而唐非乏人也而亮獨見并一王通

氣味之相接學術之相似和通也獻策不報退而講道河汾中說請書之作曾皆魏而點炎劉要非孔孟之正傳也亮也三上其書而不見用於是渡江歸學觀其造語臨文大率辭意夸張未必皆為實用況其喜於躁進視諸王通之勇退則又不若焉或甘才勇進上一命未膺而卒豈亦德不勝器者與

丁南湖曰

陳亮有賈生之文但無董子之行耳暗言北禍則持身之道疎童僕殺人則正家之道外史氏傳之儒林亦過譽矣

蔡虛齋曰

陳亮對策帝以為善處父子之間余以為不然夫帝制於悍后閹月踰時始一朝焉正當教之孝弟以觸其天性之

良庶幾帝心少悟孝道周虧乃云不在於問安儀文之末何異紆足之臂而教之以徐徐哉

利州安撫使吳挺卒丘密使總領財賦楊輔等權總其軍

所以抑吳氏之權也

朝廷尋以興州權統制張詔代挺

○

召洎東副總管姜特立還留正乞罷相不報正

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不許

按唐憲宗將用李絳而出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及召承璀還罷絳相蓋二人

不可並立也

六月正出城待罪

留正出城凡百四十日

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卒

帝自有疾不視朝晉臣與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有所奏陳以溫清定省為先次及親

晉臣啓

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啓

九月群臣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十一月始朝

陳傅良趣進引

帝朝重華宮不從十一月始朝

帝祔

帝祔請毋入因至御屏後后叱之退傳

良瘠哭於庭竟傳旨罷還內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

善黃裳上疏請誅內侍楊舜卿臺諫張叔椿章穎上疏乞罷黜太學生

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宮彭龜年請逐陳源以謝天

干皆不報
十一月尚書趙彥逾力諫帝始朝

召留正赴都堂視事詔妾特立還湘東

十二月以朱熹知潭州

朱先生安在

時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嘗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劉永新曰

嘉在宋不為宋所用金乃能知其賢而以為問於是光宗

受制於悍妻其父病不視死不哭人心
久亡特未斃爾欲望其用賢其將能哉

甲寅五年

金升昌五年○西遼天禧二十七年○夏桓宗純祐天慶元年

春正月壽皇有疾

高邲罷○

鑑

邲為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採古論惟恐其人

聞之嘗曰十二時中真欺自己其實踐如此

夏四月帝及皇后幸玉津園群臣請帝問疾於重華宮不從○

自

壽皇不豫群臣請帝省視皆不報而與皇后幸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

請先過重華曰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問言止緣初郊遠豫

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譏間遂生憂疑乃若深居不出久

虧子道眾口謗譴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侍

從

父子之親何侯調護

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侯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血流漬鬢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過官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悃臣子至此豈得已邪帝曰知之然猶不往壽皇疾益甚群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復辭以疾○鑑於是群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人克重華官使臺諫文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等離間之罪請逐之

周德恭曰

是時壽皇遘疾上踰三月此正光宗憂心不遑自逸之秋也乃父無疾而不能者有疾而不能視及携所愛共相遊

樂縱欲忘親其野豈勝言乎迨群臣懇請問疾光宗懷諫弗從舉措如此烏可與論人道哉

五月壽皇聖帝疾大漸群臣請帝問疾重華宮不從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群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慟哭而出明日羅點入對言引裾亦故事也因引幸毗事以謝幸毗事直諫文帝不聽隨引其裾彭龜年黃裳等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為之感慟

丁南湖曰陳禾引裾徽宗不聽而任姦之志益堅留正引裾光宗不聽而悖父之志彌篤任姦者喪其國悖父者喪其心張心之罪深於喪國矣

六月壽皇聖帝崩帝稱疾留正趙汝愚議請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因請許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

陳四明曰孝宗睿明英發銳志祚復重建高宗之命不輕出師父儘金國平治無釁可乘然易表為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以

定鄰好金世宗每戒群臣積錢穀謹邊脩蓋忌帝之將有爲也天厭
兵革欲休民生故帝用兵之志弗遂而終自古人君起身外藩入繼
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
若帝者廟號孝宗不亦宜乎

胡新安曰

孝宗復讐一念上過於天惜乎君之志有餘臣之忠不足

出號於史浩再出號於湯思退而周葵王之望等無非襲檜之爲一
妄豈能勝百檜哉雖然孝宗恢復之志雖不得遂而隆佑乾淳之治
則不可誣曰朕心一日行天下一兩遭節用愛民好學勤政聽言好
陳重道崇儒疏斥宦者嚴飭職吏帝王象豈能兼有之逸欲等事無
毫髮可指者其宋室之賢主比之仁宗無不及焉獨是末年陳賈請
禁爲學使正邪混淆貽禍滋蔓深可惜也

綱尊壽聖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爲皇太后

綱七月留正請建太子不許遂稱疾而逝○**鑑**先是葉適言於留正曰

帝疾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恭決則疑謗釋矣正
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早宜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

越六日又請御批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止得之大懼因朝伴什于庭卽出國門上表請老趙汝愚謀欲以太皇太后肯禪位嘉王留正謂建儲詔未下而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逃去

綱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卽位尊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

綱留正旣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什於地時將禪祭趙汝愚憂危不

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乃與葉適等謀曰內禪意於太皇太后適乃與

知閣門事韓侂胄

侂音託

定計

侂胄病五世孫乃吳太后妹之子

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

尹以聞不獲命退遇知內侍省關禮具告之禮復入泣請太后乃許可

甲子禪祭汝愚率同列奏事神出所擬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

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太后

覽畢曰其善乃命汝愚以吉謫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

愚矣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

上為地眾扶皇子請凡筵奠哭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登位百官起

居畢乃入行禪祭禮汝愚即喪次乞召還留正人心悅懌中外晏然汝

愚之力也廣義稱疾既云有疾何與虐后招攝王非乎汝愚貴戚之類

也此舉得矣孟子曰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汝愚有焉

王瓊山曰光宗是時雖曰有疾然未至於彌留也盡于留正之請建

疾復瘳父子之間固無猜嫌豈不各正言順哉今汝愚請皇太后降

詔俾寧宗內也誤僅光宗疾瘳萬一不以其事為然又若何而處哉

何維騏曰光宗非次得位豈不以賢觀其神政緩刑薄賦屏佞舉

立皇后韓氏后瑞六世孫父曰同卿佐冒則其季父也祓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至是立為后